

铁 扣 吊

商
艺
集



39.07

河南人民出版社

铁 扫 帚

——工农兵曲艺集

郑州市文化馆创作组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76年3月第1版 1978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5·113 定价 0.28 元

目 录

铁扫帚 (快板书)	毛喜义 张同春 (1)
我的师傅 (相声)	武震洲 (18)
车辆大夫 (相声)	杜新立 (30)
为谁干 (山东快书)	刘反修 (45)
一篮梨 (山东快书)	王树栋 (54)
补 票 (山东快书)	任国胜 (66)
新书记 (河南坠子)	孟庆华 (75)
拿回家的考试卷 (相声)	翟 梅 (86)
千里寄婴 (对口快板)	建勋 曲茂 (102)

铁 扫 帚

(快板书)

毛喜义 张同春

月洒银辉满天星，
夹道劲松拂晨风。
在这宽阔的反修大道上，
正忙碌着人民的清道工。
为首的是一个老师傅，
看年纪五十挂点零；
古铜色的脸膛两鬓苍，
可看背影还真象个小年轻。
他挥动着一把大扫帚，
唰唰唰，扫帚过后阵阵风。
残枝败叶、废物垃圾全扫净，
让人民的城市焕然一新迎黎明。
他就是清洁队新提拔的副书记，
有名的“铁扫帚”叫铁卫城。
老铁正横扫新老垃圾向前进，
这时候走来个青工叫程明。

铁卫城这时停住步，

面带笑容叫小程：

“小程，今早儿怎么又迟到，

老耽误工作可不行。”

程明他神色厌烦掏出一副白手套，

带出一本书掉在路当中。

程明戴上手套把路扫，

漫不经心、隔三漏四、地上的果皮树叶还丢一层。

扫帚毛漓漓拉拉撒一地，

这时候气坏了铲垃圾的李洪声。

小李他性情直爽好冲动，

说出话落地就能砸个坑。

铁师傅多次提醒他要注意，

所以这次他压了又压没有动高声：

“程明，咱们扫地也是干革命，

这样的工作态度可不行。

你看铁师傅他一丝不苟扫得多干净，

别忘了，我们是人民的清道工！”

“清道工？多好听，

咱没这个能耐没这个命，

当不起这种‘扫帚星’！”

（白）“什么！”

一句话燃起小李一腔火：

“你……你竟敢诬蔑我们清道工！”

这时候，老铁把程明漏下的垃圾全扫净，

还有一把扫帚毛紧紧握手中。

老铁说：“程明，这扫帚是我们进行战斗的好武器，

爱护它，要有战士爱枪那种感情。

这扫帚，不但要把路面的垃圾扫，

还要把我们思想上的灰尘一扫清。”

李洪声余怒还未息，

两眼一瞪斥程明：

“你刚参加工作就是这态度，

不配当名清道工！”

程明两眼一翻扔下扫帚愤然走：

铁卫城大声喊小程：

“小程，小程！……”

“小李呀，你怎么又犯老毛病？

遇着事不能光动感情。

我们不能只恨铁不成钢，

必须把他的病根来查清。”

“病根？”

“对。我刚才拣到一本手抄书，

书里边就骂咱清道工人是‘扫帚星’！”

“啊！”

“你看，这书的名子叫《天才的毁灭》，内容很反动！”

李洪声一把将书抢手中。

他急切打开书本看，

两眼几乎喷火星：

“这书就是程明写，
俺是老同学，他的笔迹我认得清。
病根看来已找到，
铁师傅，我要坚决和他作斗争！”
铁师傅要回手抄本，
胸有成竹叫洪声：

“小李，你们才二十岁上刚出头，
怎会知道什么‘扫帚星’？
这背后定有教唆犯——”

“教唆犯？”

“对，我们定要追根查敌情！
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咱这扫帚上也要安准星啊！”
小李他拍了一下后脑勺，
憨厚的一笑夸卫城：

“铁师傅，还是你理论学得好，
看问题比我高一层。”
老铁说：“咱清道工不光清扫这大马路，
还要把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垃圾清。”

“对，你常说失败的阶级还心不死，
新垃圾也不断在孳生。
自你跟我谈过后，
近些时，我特别注意着甄资卿。

程明跟他学提琴，
我看受他影响可不轻！”
老铁说：“对。这坏书和教提琴是一回事，
小李呀，你们民兵警惕性千万莫放松！”
小李他习惯地忙立正，
“是！”答应一声象铜钟。

俩人哈哈一笑去干活，
收工后，老铁忙到支部汇报这事情。
支委会把原来掌握的情况汇总细研究，
认为必须打击教唆犯来帮助教育那程明。
支委会一致作决定：
把这战斗的任务交给铁卫城。
铁师傅顾不得休息结合实际学理论：

（白）“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
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
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对这个问题一定要帮程明来搞清。”
老铁他看着程明的扫帚和手抄本，
脑海里万顷波涛在翻腾。
他把扫帚毛一根一根全缚上，
又用铁丝一道一道紧紧拧。
这扫帚重获新生命，
铁师傅扛起扫帚去找程明。
和程明一起促膝谈心学理论，

提醒他，学提琴不能把阶级斗争脑后扔。
怎奈是程明一心迷着小提琴，
老铁的苦口良言都成了耳旁风。
他两眼一翻说：“铁师傅，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
这是下班时间我还有事情！”
程明说罢抽身走，
老铁想：“看来在我意料中。”
趁天早，老铁又把战斗部署细安排，
猛抬头已夜幕四垂闪繁星。
晚饭后，老铁出门上征途，
一路上，天气闷热，夏蝉吱吱叫不停。
忽然间蝉声落时琴声起，
听琴声顿叫人鸡皮疙瘩起一层。
这琴声出自城边一个独家屋，
铁卫城走近窗前、微蹙剑眉察内情——
屋里边烟雾腾腾灯光暗，
桌子上杯盘狼藉散发臭和腥。
程明他半依半卧倒床上，
是睡是醒看不清。
一人正在拉提琴，
摇摇摆摆似幽灵：
他勾着头、扣着胸，
两只贼眼随着节拍直眨蒙。
左手哆哆嗦嗦揉着弦，

右手少气无力运着弓。
少时曲毕弓弦住，
蛤蟆嘴一咧好似苍蝇哼：
“小天才，小明星，
你看这个曲子成功不成功？”
程明他昏昏欲睡被惊醒，
“呵……”打了个哈欠揉眼睛：
“你这个曲子我听不懂，
只觉着揪心难受伤感情。”
“看来你修养还不够，
这个曲子音乐形象很鲜明。
它描写一个怀才不遇的提琴家，
就是那《天才的毁灭》中的主人公。
那本小书你看了怎么样？”
“唉！”
程明他未曾说话先叹一声。
甄资卿他心怀鬼胎忙煽动：
“书里的主人公象不象你程明？”
程明他一捶脑门说：“真倒霉，
命里注定要当一辈子‘扫帚星’！”
“程明呵，扫马路这活脏又累，
握扫帚又最能坏手形。
叫你爸爸赶快想办法，
咱们俩一块摆脱这‘扫帚星’。

我看你聪明过人有天分，
只要你大志不渝定成功。
待来日我作曲予你演奏，
乐团第一把交椅坐的定是你程明。
你叫程明可真‘成名’啦，
你看光荣不光荣！哎？
呃，最近你爸爸来信没来信？”

“还没来。”

“唉，那点事对我拖累可真不轻！
那本小书你给我，
我想加一点新内容。”
程明急忙掏衣兜，

（白）“哎呀，那书我……我丢了！”

“什么？丢了！
哎呀，要是让那‘铁扫帚星’抬去了，
可要给……给你安罪名！”
“我？你不说那是十六世纪外国人写的书吗？”
“哎，你呀，你呀，你到底还是太年轻。
这里的深浅你不懂，
最近对旧书追查得特别凶。
更何况那书是你亲手抄，
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啊！”

（白）“你赶快给我找回来！”

告诉你，咱们俩已经是一根绳拴的俩蚂蚱，
抓住我你也跑不成！”

程明他神色不安退到门口，

“甄资卿！”

门外边大喝一声似雷鸣。

甄资卿好象触电忙站起，

点头哈腰急相迎：

（白）“哎呀，铁书记光临，真是敝舍生辉……”

坐，坐，坐！

你看这菜凉汤冷失恭敬，

来来来，薄酒一杯您赏情！”

铁师傅火手一推说：“不会！”

甄资卿又忙递香烟敬卫城。

（白）铁师傅冷笑一声说：“收起来吧，
我这‘扫帚星’的粗手只会舞扫帚，
从不捏香烟端酒盅！

你这酒盅的‘深浅’我还懂，

你这香烟常捏必定要坏手形！”

甄资卿不住冒冷汗，

心里头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直扑腾：

“我老甄命蹇时运乖，

这时候怎么又偏偏碰上这个‘扫帚星’！

文化大革命，他那把铁扫帚扫了我好几年，

我心中有恨难言明。

今日冤家路窄又相遇，
看到他叫我头发懵。
手抄书千万不能露了馅，
这件事举足轻重在程明！”
铁卫城手执一把大扫帚，
站到那儿恰似平地立山峰。
他环视这肮脏的臭环境，
剑眉倒竖眼圆睁：
“甄资卿，看这屋搞成了什么样，
我看你不象是个消道工！”
铁师傅有意将他来敲打，
甄资卿洋葱头上豆大的汗珠挂一层。
蛤蟆爪抹了一把汗，
嘻嘻一笑：“天真热，没有一点风。
都怪我生性懒散不爱动，
家里搞得有点不卫生。”
“你懒散？”
“对，老毛病。”
“不，你很‘勤快’！”
“取笑了，书记请批评。”
“你没明没夜不休息，
四处奔走苦钻营。
又教提琴又创作，
呕心沥血忙不停。”

“创作嘛……我写的曲子你们宣传队里都不用，都怪我心笨手拙没水平。”

（白）“别装糊涂，我说的是小说！”
说着把手抄本拿出来，
甄资卿看见猛一惊：

（白）“啊，程明……你……”

“我……”

甄资卿一见要露马脚，
鬼眼一眨急忙转话锋：

“程明，这……这不是你拾的那本老古董吗？
啧啧，要不看，你别胡乱扔嘛，啊！”
程明脑子还没转过弯，

（白）脱口而出说：“不，是你……”

“对，我，我还对你好批评！”
这才是小孩子学字越描越黑，
欲盖弥彰掩耳来盗铃。
铁卫城看在眼里恨在心，
穷追猛打变幻不定的白骨精：

“我问你，这本书内容反动不反动？”

（白）“反动，反动……”

“既知反动，为啥不向组织说一声！”

（白）“这个……”

“哼！这本书不是什么老古董，
是一个教唆犯的新发明。”

这黑书恶毒地攻击文化大革命，
完全是宣扬林彪孔老二的天才经。
黑书里边浸透了资产阶级腐蚀剂，
妄图把青年引进追逐名利的烂泥坑。
这黑作者实际标榜自己怀才不遇是天才，
疯狂地攻击党和群众。”

“嘿嘿，铁书记，我看没有恁严重吧，
那不过记录了十六世纪一个外国人的一生”。

“哼！十六世纪的古人说的现代话，
更奇怪，这个外国人还是个中国通。
请问：十六世纪怎么会有‘扫马路闻不完的汽车屁’？
外国人怎么习惯用中国名词‘扫帚星’？”

（白）“这个……”

那程明愈听愈感问题很严重，
思前想后波涛翻滚撞心胸，

（白）“铁师傅，我……”

甄资卿急忙拦截说：“程明，你怎么啦……啊？”
他心急火燎两只贼眼直朝程明乱眨蒙。
老铁说：“程明啊，要猛醒，
切记这音符文字里有斗争！
利用文艺来反党，
这是资产阶级的新发明。
你一心不想当清道工想成名学提琴，
为什么就有人捧你是‘天才’和‘明星’？”

这手抄本为林彪招魂很反动，
为什么能在你的身上起共鸣？
这黑作者把黑手伸向你，
你犹奉为良师在鼓里蒙。
这个人罪恶累累很反动，
可还自称是老贫农出身把人蒙。
旧社会他游手好闲勾结地痞和流氓，
经常出入赌场和舞厅。
反右时他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党，
反革命气焰特别凶。
文化大革命中他利用派性搞阴谋，
还妄图混水摸鱼把权争。
按成分他是个流氓无产者，
更何况早已加入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行列中。
清洁队的基建材料他倒卖，
伙同咱队的投机倒把分子买空又卖空。
从中牟取暴利几千块，
盖了三间瓦房一色青。
小程啊，你爸爸刚给支部来了信，
另外还给你附一封。”
程明灯下看父亲的信，
气得他双手打颤、两眼喷火、热泪哗哗
湿前胸。
程明他猛然抹了一把泪，

钢牙咬碎怒逼甄资卿，
“你这条恶狼！
原来你披着羊皮把人蒙。
我差点被你当枪用，
你妄想叫我爸爸为你开脱罪行。
我爸爸在郊区公社当书记，
他处理的投机倒把案中原来有你甄资卿！
怪不得你将我百般来吹捧，
教提琴、给坏书原来你别有用意在其中！”
老铁说：“腐蚀青年是他们的阶级本性，
利用你搞翻案，他是看你有机可乘，
这扫帚为什么松了箍？
就因为你思想松了箍才松。
这把扫帚我已修好，
要把它牢牢握手中，
牢牢掌握阶级斗争这个纲，
继续革命方向明！”
“都怪我政治上糊涂私心重，
堕入了资产阶级烂泥坑！
铁师傅，那坏书就是他炮制！
我受骗转抄错误实难容。”
那甄资卿贼心还不死，
歇斯底里又反攻：
“哈哈，小青年，